

中華學精華

注音

王介甫曾子固文

茅鹿門選本

王介甫文

揭要

介甫有高於千古之才，有博於千古之識，其文洋洋灑灑，根本經術，而渾然自然，輒能遺其跡而取其神。世之論其文者，僅以幽遠之意，峭刻之筆目之，所謂見其表而不見其裏，知其委而不知其源也。

小傳

王安石，字介甫，撫州臨川人。擢進士上第，簽書淮南判官。舊制秩滿，許獻文求試館職，安石獨否。再調知鄞縣，通判舒州。歐陽修薦爲諫官，辭，復言於朝，用爲羣牧判官，請知常州。移提點江東刑獄，入爲度支判官。俄直集賢院，遂知制誥。神宗卽位，命知江寧府。數月，召爲翰林學士，兼侍講。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，農田水

利青苗、均輸、保甲、免役、市易、保馬、方田諸役，相繼並興，號爲新法，引用奸佞，天下騷然矣。三年十二月，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後罷爲觀文殿大學士，知江陵府。八年二月，復拜相，加尙書左僕射，兼門下侍郎。子雱死，請解幾務。上漸厭之，罷爲鎮南軍節度使，同平章事，判江寧府。明年，改集禧觀使，封舒國公。元祐元年卒，年六十八。贈太傅。

注 音
王介甫文

目 錄

周禮義序·····	一	祭王回深甫文·····	三七
書義序·····	二	祭高師雄主簿文·····	三七
詩義序·····	三	祭曾博士易占文·····	三八
上仁宗皇帝言事書·····	四	祭李省副文·····	三九
答韶州張殿丞書·····	三〇	祭周幾道文·····	四〇
答司馬諫議書·····	三一	祭東向原道文·····	四〇
祭范潁州文·····	三三	祭張安國檢正文·····	四一
祭歐陽文忠公文·····	三五	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·····	四二
祭丁元珍學士文·····	三六	王深父墓誌銘·····	四四

建安章君墓誌銘·····	四六
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·····	四八
臨川王君墓誌銘·····	五〇
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·····	五二
金溪吳君墓誌銘·····	五五
給事中孔公墓誌銘·····	五六
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·····	六〇

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·····	六三
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·····	六四
慈谿縣學記·····	六六
芝閣記·····	六九
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·····	七〇
遊襄禪山記·····	七二

注音

王介甫文

茅鹿門先生選本

周禮義序

周禮，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，秦火後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巖屋壁中。東漢鄭玄注，唐賈公彥疏。

士弊於俗學久矣，聖上閱焉，以經術造之，乃集儒臣，訓釋厥旨，將播之校學，而臣某實董周官。惟道之在政事，其貴賤有位，其後先有序，其多寡有數，其遲數^音有時，制而用之存乎法，推而行之存乎人。其人足以任官，其官足以行法，莫盛乎成周之時。其法可施於後世，其文有見於載籍，莫具乎周官之書。蓋其因習以崇之，賡續以終之，至於後世，無以復加，則豈特文、武、周公之力哉！猶四時之運，陰陽積而成寒暑，非一日也。

自周之衰，以至於今，歷歲千數百矣。太平之遺迹，掃蕩幾盡，學者所見，無復全經。於是時也，乃欲訓而發之，臣誠不自揆，然知其難也。以訓而發之之爲難，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，追而復之之爲難，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，取成於心，訓迪在

位有馮同有翼，音疊不倦，心服承德之世矣。以所觀乎今，考所學乎古，所謂見而知之者，臣誠不自揆，妄以爲庶幾焉！故遂冒昧自竭，而忘其材之弗及也。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，凡十餘萬言，上之御府，副在有司，以待制詔頒焉。謹序。

【周官】周禮詳設官之制。

【疊疊】勉也。

【二十二卷】周禮今本四十二卷，茲云二十二卷，或係安石新義另編之卷數。

書義序

熙寧二年，臣某以尙書入侍，遂與政。而子雱郎切實嗣講事，有旨爲之說以獻。八年，下其說太學，班焉。

惟虞夏商周之遺文，更秦而幾亡，遭漢而僅存，賴學士大夫誦說，以故不泯。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。天縱皇帝大知，實始操之以驗物，考之以決事，又命訓其義，兼明天下後世。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，承乏與榮焉。然言之淵懿，而釋以淺陋；命之重大，而承以輕眇；音義茲榮也，祇所以爲愧也。歟！謹序。

【尚書入侍二句】神宗即位，召安石爲翰林學士，兼侍講，二年，遂參知政事。此尚書，乃書名。【雱】字元澤，受詔註詩書義，擢天章閣待制，兼侍講，尋遷龍圖閣直學士，早卒。【班】頌行也。【遭漢句】漢初，濟南伏生口授書，二十八篇，號今文尚書。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，壁中得竹簡尚書，合以今文，多三十一篇，號古文尚書。漢孔安國傳，唐孔穎達疏，共二十卷。【天縱】縱，肆也，不可限量也。【淵懿】深美也。【眇】微也。

詩義序

詩三百十一篇，其義具存，其辭亡者，六篇而已。上旣使臣雱訓其辭，又命臣某等訓其義。書成，以賜太學，布之天下。又使臣某爲之序，謹拜手稽首言曰：

詩上通乎道德，下止乎禮義，放其言之文，君子以興焉；循其道之序，聖人以成焉。然以孔子之門人，賜也商也，有得於一言，則孔子悅而進之，蓋其說之難明如此。則自周衰以迄於今，泯泯紛紛，豈不宜哉！

伏惟皇帝陛下，內德純茂，則神罔時恟；通音外行恂恂；荀音達則四方以無侮；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於光明，則頌之所形容，蓋有不足道也。微言與義，旣自得之，又命

承學之臣，訓釋厥遺，樂與天下共之。顧臣等所聞，如燭燭音火焉，豈足以賡日月之

餘光？姑承明制，代匱而已。傳曰：美成在久，故棧棧音樸之作人，以壽考爲言，蓋將有

來者焉。追切琢其章，續作管聖志而成之也。臣衰且老矣，尙庶幾及見之。謹序。

【放】仿效也。【賜】姓端木，字子貢。【商】姓卜，字子夏。【有得於一言兩句】賜問貧富，而悟切磻孫摩，商問素絢，而知

禮後，孔子俱發之。【泯泯紛紛】泯泯，猶茫茫，紛紛，亂貌。【神悶句】惘，痛也，見《詩大雅》。【恂】信也。【日就月將二

句】將，行也，緝，繼續也，熙，光明也，見《詩周頌》。【燭火】爇焚然小火也。《莊子》：日月明矣，而燭火不熄。【代匱】《左成》：凡百君

子，莫不代匱，匱，乏也。【棧樸】《大雅》：篇名。棧，白松也，樸，相樸屬而叢生者。按樸屬，附著堅固也。【作人】言文王之培養人才，

【追琢其章】即棧樸末章語。見《詩大雅》。追，繼也，言繼琢之使成文。喻文王之政。【續】繼也。

上仁宗皇帝言事書

嘉祐三年，安石爲度支判官，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，上萬言書。

臣愚不肖，蒙恩備使一路，今又蒙恩召還闕廷，有所任屬，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，不自知其無以稱職，而敢緣使事之所及，冒言天下之事。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，幸甚！

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，有聰明睿智之才，夙興夜寐，無一日之懈，聲色狗馬，觀游玩好之事，無纖介之蔽，而仁民愛物之意，孚於天下。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，屬之以事，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。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，不過如此而已。宜其家給人足，天下大治，而效不至於此！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，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，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，而風俗日以衰壞，四方有志之士，想止諛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，此其故何也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。今朝廷法嚴令具，無所不有，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？方今之法度，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。孟子曰：『有仁心仁聞，而澤不加於百姓者，爲政不法先王之道故也。』以孟子之說，觀方今之失，正在於此而已。夫以今之世，去先王之世遠，所遭之變，所遇之勢不一，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，雖甚愚者，猶知其難也。然臣以謂今之失，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，以謂當法其意而已。夫二帝三王，相去蓋千有餘載，一治一亂，其盛衰之時具矣。其所遭之變，所遇之勢，亦各不同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，而其爲天

下國家之意，本末先後，未嘗不同也。臣故曰：『當法其意而已。』法其意，則吾所改易更革，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，囂天下之口，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。雖然，以方今之勢揆之，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，合於先王之意，其勢必不能也。

陛下有恭儉之德，有聰明睿智之才，有仁民愛物之意，誠加之意，則何爲而不成？何欲而不得？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，合於先王之意，其勢必不能者，何也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。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，未有乏於此時者也。夫人才乏於上，則有沈廢伏匿在下，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。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，而亦未見其多焉。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，而然乎？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，以臣使事之所及，則可知矣。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，能推行朝廷之法令，知其所緩急，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，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，至不可勝數。其能講先王之意，以合當時之變者，蓋闔郡之間，往往而絕也。朝廷每一令下，其意雖善，在位者猶不能推行，使膏澤加於民，而

吏輒緣之爲姦，以擾百姓。臣故曰：『在位之人才不足，而草野閭巷之間，亦未見其多也。』夫人才不足，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，以合先王之意，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，而欲領此者，九州之大，四海之遠，孰能稱陛下之旨，以一二推行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？臣故曰：『其勢必未能也。』孟子曰：『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』非此之謂乎？然則方今之急，在於人才而已。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，然後在位之才，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。在位者得其才矣，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，而因人情之患苦，變更天下之弊法，以趨先王之意，甚易也。

今之天下，亦先王之天下，先王之時，人才嘗衆矣，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？故曰：陶冶而成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商之時，天下嘗大亂矣，在位貪毒禍敗，皆非其人，及文王之起，而天下之才嘗少矣。當是時，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，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，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。詩曰：『豈弟君子，遐不作人。』此之謂也。及其成也，微賤免置嗟之人，猶莫不好德，免置之詩是也，又況於在位之人乎？

夫文王惟能如此，故以征則服，以守則治。詩曰：『奉璋峨峨，髦士攸宜。』又曰：『周王于邁，六師及之。』言文王所用，文武各得其材，而無廢事也。及至夷厲之亂，天下之才又嘗少矣。至宣王之起，所與圖天下之事者，仲山甫而已。故詩人歎之曰：『德輶由音如毛，維仲山甫舉之，愛莫助之。』蓋閔人士之少，而山甫之無助也。宣王能用仲山甫，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，而後人才復衆。於是內修政事，外討不庭，而復有文武之境土。故詩人美之曰：『薄言采芑，起音於彼新田，於此菑切畝。』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，使之有可用之才，如農夫新美其田，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。由此觀之，人之才，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。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，何也？亦教之、養之、取之、任之，有其道而已。

所謂教之之道何也？古者天子諸侯，自國至於鄉黨，皆有學，博置教導之官，而嚴其選，朝廷禮樂刑政之事，皆在於學。士所觀而習者，皆先王之法、言、德、行，治天下之意，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。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，則不教也。

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，則無不在於學，此教之之道也。

所謂養之之道何也？饒之以財，約之以禮，裁之以法也。何謂饒之以財？人之情，不足於財，則貪鄙苟得，無所不至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其制祿，自庶人之在官者，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。由此等而上之，每有加焉，使其足以養廉恥，而離於貪鄙之行。猶以爲未也，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，謂之世祿。使其生也，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，婚姻朋友之接，皆無憾矣。其死也，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。何謂約之以禮？人情足於財，而無禮以節之，則又放僻邪侈，無所不至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爲之制度，婚喪祭養燕享之事，服食器用之物，皆以命數爲之節，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。其命可以爲之，而財不足以具，則弗具也。其財可以具，而命不得爲之者，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。何謂裁之以法？先王於天下之士，教之以道藝矣，不帥教，則待之以屏棄遠方，終身不齒之法。約之以禮矣，不循禮，則待之以流殺之法。王制曰：『變衣服者其君流。』酒誥曰：『厥成誥曰：羣飲，汝勿佚，盡執拘以歸於周。』

予其殺。』夫羣飲變衣服，小罪也；流殺，大刑也。加小罪以大刑，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，以爲不如是，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。夫約之以禮，裁之以法，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，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。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，力行而爲之倡，凡在左右通貴之人，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，有一不帥者，法之加，必自此始。夫上以至誠行之，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，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。故曰：此養之之道也。

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？先王之取人也，必於鄉黨，必於庠序，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，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。誠賢能也，然後隨其德之大小，才之高下，而官使之。所謂察之者，非專用耳目之聰明，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！欲審知其德，問以行；欲審知其才，問以言。得其言行，則試之以事。所謂察之者，試之以事是也。雖堯之用舜，不過如此而已；又況其下乎！若夫九州之大，四海之遠，萬官億醜之賤，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。有天下者，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，又不可偏屬於一人，而

使之於一二日之間，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。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，以爲大官矣，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，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，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，此取之之道也。

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？人之才德，高下厚薄不同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。先王知其如此，故知農者以爲后稷，知工者以爲共工，其德厚而才高者，以爲之長，德薄而才下者，以爲之佐屬；又以久於其職，則上狃習而知其事，下服馴而安其教，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，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，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。夫如此，故智能才力之士，則得盡其智以赴功，而不患其事之不終，其功之不就也。偷惰苟且之人，雖欲取容於一時，而顧六音僇辱在其後，安敢不勉乎？若夫無能之人，固知辭避而去矣，居職任事之日久，不勝任之罪，不可以幸而免故也。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，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？取之既已詳，使之既已當，處之既已久，至其任之也又專焉，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，而使之得行其意，堯

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，以此而已。書曰：「三載考績，三考，黜陟幽明。」此之謂也。然堯舜之時，其所黜者，則聞之矣；蓋四凶是也；其所陟者，則皋陶稷契，皆終身一官而不徙。蓋其所謂陟者，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。此任之之道也。

夫教之、養之、取之、任之之道如此，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，悉其耳目心力，至誠惻怛，思念而行之；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，而於天下國家之事，無所欲爲而不得也。

方今州縣雖有學，取牆壁具而已，非有教導之官，長育人才之事也。惟太學有教導之官，而亦未嘗嚴其選，朝廷禮樂刑政之事，未嘗在於學。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，而非己所當知也。學者之所教，講說章句而已。講說章句，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。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。夫課試之文章，非博誦強學，窮日之力則不能。及其能工也，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，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。故雖白首於庠序，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，及使之從政，則茫然不知